

忠告（代序）

這本書是在太平年月寫成的，也是寫給太平年月的。當它在楊樹浦一家印刷局裏排印着的時候，不止我，多少人都還酣睡在那更廣闊的「夢之谷」裏。先放下這書本身種種不可恕的缺陷，它的終於被「訂」成了書，也只是爲了一集叢書的完整，一點廣告上的信用。

同生在這偉大時代的朋友們，您如能伸出手，發點什麼，幫忙支持這抵禦殘暴的大局，就請還是趕快做罷。行動在目前是遠高貴於想像的。這世界，有些人是銅鑄成的，有些人是可方可圓的木頭，但還有一批是冰凝成的。那不用用的水，只要配上點什麼化學玩意，即刻便成爲傷感的淚了。晶瑩而且光潤。這淚，如果捐在多青樹上也還不失爲一種珠形裝飾，但灑在台兒莊，娘子關上，却抵不過一匹戰馬，賴頭上。

序 幕

誰曾在紅日昇到中天時分，仍呆坐在白石階上，用回憶的手捕捉半夜那個朦朧的夢呢？誰又癡得竟還在夢境裏胡亂摸索？

我愛凝看罩滿塵埃的楠木桌上，露出微微平滑的印跡，那上面堆起一座珊瑚盆景逝去了的形影。我更喜歡一道枯涸了的小溪，憑着頽圯的橋欄，尋找昔日的涓涓水波。

許久了，爲着一個踏實生活，我時刻捆綁這些閑不住腳的回想。「止步罷！」我嚴厲地命令着它，一個更響亮的聲音在命令着我。

固執的船呢，乘着南海仲夏的溫煦而清暢的風，鼓動着鋼鐵心臟，它筆直地奔那個方向航去了。

我又看見了海上的月亮，爲頑皮的波濤扯長又擠扁，彎彎曲曲抖在水面如銀穗。我又看見了海鷗展開那雪白的翅膀，唧唧低語，不知訴說的是些世紀的憂鬱還是喜悅。我又看見如剛收割完畢的田野那樣遼闊無垠的海了，是夏天，腥鹹的氣息特別濃烈。

夜間我揉着惺忪的眼睛，鑽出窄小艙門甲板上正穿梭着透骨的涼風深藍天空瞥閃着點點星顆——桅杆上的標燈竟也混淆了天界。過廈門時，我把燈塔錯當成了一顆「大賊星」。

倚着那飽經風雨的桅杆，我陷入了一個清醒又糊塗的沙灘，我拔不出回憶的腳。

五年前，不也是眼前這片蒼鬱滾黑如萬頃煤苗的海上：一個初秋的夜晚，黑而且厚的雲彩密匝匝壓在頭上，浪濤咆哮着，黑的海向我吡着雪白的貪婪牙齒。我子

然立在一條北航的船上，握了鐵欄，看着面前那翻滾着的煤塊，念起四天來那些溫存，那些殘酷，我如一個受盡委屈的孩子般，對着面前無慈的「大地之母」咧開嘴了，嘴角登時淌進酸而且鹹的淚。我用舌尖舐着，喉嚨哽噎像塞了石塊。這時，一個誘惑，不一隻巨大的手捏起了我的每一根頭髮。空虛抓住了我，穿透了心的痛苦抓住了我。一瞬間，我的心竟爲「躍下去」還是「活下來」的格鬥所扯裂。在寂杳無人的甲板上，我急速地來回踱着。心像是把決定的責任推托給腳，腳也不敢作主。它儘摸着黑來回踱着，踱着。黑的天，隨了隆隆震響，倏忽閃起血紅的火光，紅光裏還爬滿白的條紋，燦爛如另一世界的門窗。我的心哪，也成了一片冒着紅光的黑天，震響，閃爍，而且熾熱地燃燒。

忽然，冰涼沉甸的雨點接連砸在我發熱的頭上了。頃刻之間，黑的天空裏刷刷響起水的簾帘。我的頭，我的腳，和支在甲板上的我那小帆布床，統統濕透了。更可惜的，是我那隻寶貝小箱。

沒有了躊躇，沒有了推諉，我儘一個懷抱所能搶的，抱到甲板上的廁所裏去，在那鋼板的低矮房頂下，傾聽着細碎敲響，我安安分分地度了一夜。

想起年少時的荒唐，誰能忍住不笑呢。看，那顆「大賊星」又向我映着諷刺的眉眼了。莫這樣吧，我不後悔。青春原是一枚酸杏，一陣瘡疾，一匹來自天上的瀑布。它莽撞，迷茫，生命也敢當作箭矢。是浪費，然而而是多麼莊嚴的浪費呵。

三晝夜的航程，船終於進了港。艙面上，商人忙着收拾他們的蓆蓆箱桶，女人動手打扮起身邊的孩子，重遊故地的我，這時需要的却是鎮定起自己那顆悸跳得失了常態的心。

眼前，第一個迎迓者自然是馬寺島的玲瓏房子，白的石階由頂巔逶迤曲折直達山脚的海。這時，水面愈見狹窄了，而且早已丟了它一路的碧藍。顏色由土綠而藍黃起來，但是像大石塊般向着船身堆來的浪濤已看不到了，油平溫柔的水上，還飄

揚着許多片斜剪的白帆，顛簸着，喊嚷着，向前浮去。小汽船嘩嘩掃着水，撒嬌地衝鑽，舳板便像蝸牛一樣憑了船家臂力緩緩地爬。天邊有黑的煤煙野豬似地緊緊追趕着綿羊形狀的白色雲朵。南岸，繞了跑着豬羊的晴朗天空，正是一脈相連的巉巒，而且我還認出那座中峯突起作扇面形狀的蜈蚣嶺來了。峯巒雖算不得高峨，但險峻暗昧得却有些像泰初的洪荒。遙遙佈在北岸的，正是一片現代文明：齊整的綠叢，聳立的建築，煙囪，水塔，嶺東的唯一商埠。

是示威呢，還是爲奮興三天來不曾見到陸地的旅客，我們的船悠長地吼嘯了一聲；隨着，對岸山谷響起了清脆遼遠的回應，沈痛有如一個中年人的嘆息。

我再也奈不住了。我的心房爲當前景色而漲大。（我相信我的嘴是闔張着的。）我撲近船欄，連輸纜索鋼鐮的起重機轉轉地地震響了，那直像是絞起我的神經。躺在我面前的蛇江不是依然那麼默默地向着大海漲漲注流嗎？當年，它載過我不會再有了的歡忻，也載過一顆粉碎了的心。除了天懸天際，它却永是那麼淡漠寬大。如

今，它仍是毫無表情地迎接着這個傷感的老友了。

『不仁的自然呵！』我幾乎想這樣向它嚷，向它抗議了，但冷酷的蛇江像是不暇顧睜我，一個漂在它上面的渺小生物，江水却正忙着以同樣的沈默推動着慣走南北洋的大火輪，和七尺小舢板。——那些小舢板上誰知載的又是什麼顏色的心情！只要人年輕，血管跳得歡，那種甜蜜的苦惱終歸是少不掉的。呵，五年前——

五年是一個悠長的日子，我來不及盤算。

（『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，千里孤墳……』那裏噙噙出這麼個尖細聲音？即刻，這串字落在記憶裏一條絲手絹上面去了。）

我又看見了高踞着的海關大鐘，那個曾經憑了它那緩慢指針撥動過我的心絃的魔怪。（也是個無慈的傢伙！）我甚而看到碼頭上熙熙攘攘的，巴望由這隻輪船撈碗飯吃的人們了，寬邊的笠帽下，個個睜大了一雙飢餓的眼睛，直直鵠立着。

但我不敢多向南岸瞭一眼。照臨在高高一輪黃澄刺目的太陽之下，不正是我

的夢之谷嗎？我直可以憑冥想去撫摸那巉巖上的青苔了……

（不吧，如果青苔上發見了一個並坐的痕跡——）

我無法抑制地陷入了一種痛苦的回憶。我想起當那叢山藉爲月色染成銀灰色的時候。

猛然，水上有一隻鉄鈎向我鼻尖砍來。我急忙閃開了身，鈎子搭住了船欄。跟着一隻顛簸在飛浪裏的小船站着五六條栗色脊梁的漢子，吃力地紅漲了臉，肩頭各背了草鞋和扁擔，順序沿了鈎下的竹竿，猴子般向甲板爬來。青的筋，和紫色的肉紋，鼓起蠕動着，歷歷可數。

我肅然躲在一旁，（正如我的回憶即刻退閃一樣。）守着他們怎樣探了毛毛蟲的姿勢拱着腰，怎樣咧着嘴抓那最後的一把。當那毛茸茸的腿邁過鐵欄時，成功的愉快煥然照在他們的臉上了。然後，師着舌頭，把肩上的草鞋卸下，套在跣赤着的腳上，走向艙面「作生意」去了。

當我認出最後的一個是位年紀足有五六十的老者（可是同樣的愉快佈滿他那皺紋的汗涔涔的臉）時，我在大自然的面前俯首了。

「哎呀埋？」（闊別五年的熟稔聲音又聽到了。而且第一個人是他！老者喘着氣邁過鐵欄，也許爲了我太注視他了，才張開牙齒殘缺的，問：我要不要他替我背行李。他掬了一臉笑來兜我這筆小生意。

（「老伯伯，我帶來的行李是誰也負不動的呀！」我暗自這樣說。）
然而，我對他招了手。

這時，船身已如螃蟹似地橫着移動了。我顧不得看拋錨的壯觀，顧不得耳邊老腳行的絮絮，却儘倚了船欄，呆呆地向着碼頭呆望。我只覺得我和眼前那片陸地是一瞬間，一寸寸地貼近了，那片土地似還是軟灘灘的充滿了溫情的，向我層層擁來。隔在碼頭與船身之間，時刻縮窄着的水都略略地爲這想不到的重聚而笑了。我怎

能奈得住！

摘下白盔，我狂熱地向岸上揮動着，汗珠簌簌地滴了下來。

船算是貼了岸。

——阿煙，阿煙——

人叢中，鑽出一個聲音，一個熟稔而又生疏了的名字，並有一塊白手絹迎着我的視線揮來。

我還辨認得出一個人來了，一個穿了整齊西裝的青年，仰了頭，向我嚷着。

我即刻張了雙臂向他大聲招呼着！他撐了把黑綢汗傘，遮在傘蔭下笑嘻嘻立着的一位婦人正是他的母親，在一種廣泛的意義下，也可說是我的母親了。

（呵，他們真地來接了，我們又在船與岸之間看見了。）

她熱情地向我揚着臂嚷着：

「王來宗套團勒」（我們來船頭看你吧！）

惡作劇的船，過於謹慎的船主呵，單單在這神經綑緊的時際，像是有意拓延這緊張局面，却不快快放下扶梯，把我們打發上岸，儘害我們一邊俯身，一邊仰首，焦灼地嚷着「寒喧」。彼此看得見五官，却數不清各人臉上的皺紋。

這時，一個性急或事急的旅客，竟攀了船欄，冒險躍到碼頭上去了。

——鄉土的魅力呵，勇敢的游子。

心下讚揚着那個急性人，我也奈不住了，把行李囑托給老者，自己想先躍了去——

一條腿還不曾邁過去，「母親」早已連聲嚷着『埋哪！』（不要呵）制止了。

爲了順從一位多年不見的長者，我又縮回了腿，用一個滑稽演員或頑童的表情逗她笑得向她兒子的肩頭倚來。

扶梯終於在衆人爭先恐後的擁擠下，爲十個壯漢咳嗽地抬到路口築成一座「回家」的橋，我和老者平分了兩件小行李，匆匆搶上了岸。

來？

腳踏到陸地，我才覺出點眩暈。是神經的亢奮呢，還是太陽晒的我渾身發起燒

『呵，五年了，整整不，差十多天五年了！』我和慶雲互相抓緊了手，無限感慨地唏噓着，一面端詳着彼此的面龐，像是想試着由那上面讀出點什麼似的。個子細長，額骨微高的他，先後做了丈夫和爸爸，却還是那麼從容安詳。雖是暑天，黑領結依然打得很緊，規規矩矩，永遠把生活當成一門刻板功課。

『阿煙，阿煙，路上風大嗎？你熱了吧？』母親爲我殷殷地擦着額間的汗，並把她手裏的汗傘舉到我的頭上，替我遮掩太陽。『阿雲接到你的快信，喜歡得不像樣子。他舉着信在樓下就嚷，「阿娘，阿娘，煙哥要來了。」我真不信，可是，我爲你祈禱了神，保佑你一路上平安。我也爲你買下羊頭了，叫阿雲的妻給你煮羊粥。你還記得嗎，你愛吃的——』

她絮絮地說着。老實說，我沒有聽得完全，雖然我點着頭。我只想倒在她的懷裏，

一個曾承受並撫養過我的悲哀的地方。我不只是頭暈，到這時，我才明白有一個苗條影子我始終不會忘掉。我儘向四下張望。

（是不是在這個碼頭，我丟掉她的呢？）

還是麗索雇好了車，一把將我推上車去的。一看，我那兩件行李已分臥在他們腳下了。

這時，一隻乾瘦的手由我車篷後面伸來。

啊，老伯伯，對不住，我竟忘記了。我儘顧背負我另外的行李了，也重得很呢。

付了腳力錢，我便坐在一輛破舊然而飛快的洋車上，又在一條溢滿了波羅蜜香的海濱奔馳了。車把頭上是拴了一隻小鈴鐺（在沒有駱駝隊走過的南國，車夫只求省吆喝，對這種設備是不大忌諱的。）人羣愈簇密，他搖得愈響。於是使得一條很窄的街上，喧嘩熱鬧有如一窩蜜蜂。

碼頭上正擠着賣煙捲的，賣白菓的。孩子用腦皮頂了一盤香蕉和新上市的楊

，向著苦力兜賣，肩伏如一串放逐到西伯利亞的流犯，頸梗上各壓了一口袋米，由高大的棧房喘着氣向著碼頭抗去。

拐過臨海的郵政局，我又聽見清脆的木屐聲了，且看到一對對紅潤的健康的脚。

你信不信，我還是初次看見女人的脚，而且這麼白嫩，這麼美！

胡扯，胡扯，胡扯！不准你摸！

真的，北方女人把腳裹成粽子，用比蘇葉還厚的布。

以後見你這種男人時，我也得用厚布裹起來了。

（於是，我們擠在一起咯咯憨笑起來。）

「阿煙，阿煙，」聲音來得有點像兒時母親的叫魂，馬杓邦邦敲在門扇上。我猛

然由甜馨的幻象裏墮下，茫然地打了個寒慄。

回過頭去，母親正望空指着前面街角一座小白樓，樓窗敞開，似乎還有一個少婦向我們招手，抱在她懷裏的嬰孩，也在向我們揚着小胳膊。

五年的日子慶雲沒白度，他經營出一個白色的家了。

好容易爬上了那又窄又陡的樓梯，一露頭，一個婦人正在樓口微笑地迎接着我們。我直覺地知道她是雲的妻，正如她預先知道來客是誰一樣。雖是初面，兩年前他們結婚時的照片我是看過的。但如今立在我眼前的，却是蛻了少女那層嫩殼，變成一個幹練的母親了。

見過面後，她慌忙地把叫着「爸」的孩子交給慶雲，一直跑進悶熱的廚房裏去了，很久時候，鍋杓的响聲代替了她的存在。

坐在桌邊，我冒着汗吃起那熱騰騰然而是我夢想許久了的芋粥，環繞我的是又圓似的一家。慶雲臉上浮滿了微笑，逗着他那小芸。菜擺滿了那張紅木小圓桌，虧

了他們記得我喜歡的那些土物，朱色的海蟹呀，蠔呀，綠得透明的豆莢呀，都重新和我見面了。這個盛宴對我不啻一課五年前在這島上流浪生活的溫習。

雲抱了孩子，很滿足地述說着他的按部就班的「五年」。憑了日夜的攻讀和一封洋人的薦書，他終於致進了海關的內勤班。桌邊的無線電，牆上掛的曼德琳，和母親誇說的他最近得了一份儲蓄會的小彩，這些統統說明了他已有了個豐衣足食的收入。每天他去海關很忠實地辦六小時的公，回家，在老小的歡笑中，他閒逸地彈起「小夜曲」。看着桌邊他那一堆流行電影歌譜，我第一次懂了爵士音樂在現代的必然性。

「吃吧，阿嬤，多多的。」母親這樣催着。

爲了那麼多隻眼睛在巴望着我，我側過頭來特別細膩地咀嚼了，我甚而能覺出那片青菜，那片肉正和那顆牙齒磨擦着。這麼嚼着，我發見平日那種一狼吞一起碼抹殺了一半味道，丟失的也許正是那種近於神韻的精華。

看我吃得這麼有趣，母親高興了。她隨手爲我指點着：這米粉是沙坵來的，名氣很大呵，這是本地土產，這臘鴨是峨山省城寄來的——

「峨？」我把筷箸懸在那盤臘鴨上面，愕然地自語着。

「是呀，峨，你忘記她了嗎？」雲有些逗弄，可又像是抱不平地提醒着我。其實，這是不必言的。我那裏會忘記一個那麼完全那麼好的女人！而且人家還對我那麼體貼過。由母親忙自壁上摘下來的像片，我認出她依然是那麼莊重，端正，令人看了油然而起敬。雖然在省城裏讀書，穿着比以前時髦多了，且還熱情地把手搭在身旁一個女同學的肩上，但夾在那麼多一簇女子中，還掩不住她嚴肅的心性。

「她還差兩年就在嶺南畢業了。」母親的眼睛裏煥發了希望的光采。雖然不是她親生的，這却是她培養起來最得意的一株小樹。「你比她高三級，對不看，你們全快成博士了，你記得你給她起得外號嗎？女博士！女博士暑假貪着和同學去連江開夏令會，也不回家看看姑姑了！我想——」她真地看看我，又仰了頭去想。「如果